



SILENT  
MISSIONS

# 沃尔特斯回忆录

## 秘密使命





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 沃尔特斯回忆录

## 秘密使命

〔美〕弗农·阿·沃尔特斯 著

张毓文 宁静 周学艺 译

陈 玮 校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Vernon A. Walters*

**SILENT MISSIONS**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根据美国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内 部 发 行**

**沃尔特斯回忆录**

〔美〕弗农·阿·沃尔特斯 著

张毓文 宁 静 周学艺 译

陈 玮 校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 3017·323

---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432 千

印数 15,700 册

印张 21

定价: 2.15 元

##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美国前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弗农·A·沃尔特斯记述自己三十余年情报和外交生活的回忆录；原书名《秘密使命》，美国双日出版社1978年出版。

作者沃尔特斯生于美国，早年在欧洲生活十年之久，通晓欧洲多种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于1941年参加美国陆军。他的外语才能很快被发现，于是开始了以职业军人身份从事情报和外交活动的生涯，直至1972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陆军中将）。

沃曾在从罗斯福到尼克松的美国五届总统（肯尼迪除外）手下服务，担任高级译员；并曾几度衔命出国充当秘密谈判的代表，奔走于各国之间解决棘手问题，如担任中美、越美于巴黎秘密谈判的联系人等。他亲身经历了四十年代初期至1976年的许多历史性事件，诸如从冷战到缓和、巴黎谈判、水门事件……。作者也有机会直接接触三十余年中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重要人物——戴高乐、赫鲁晓夫、铁托、肯尼迪、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福特，哈里曼和基辛格等。

，沃尔特斯的这部回忆录，反映了他的维护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立场；但是却也提供了三十余年中国际上许多重要事件、外交内幕和情报活动的材料，范围很广，对我们了解、研究从四十年代初到1976年这段时期的国际关系、外交活动和情报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82年1月

# 目 录

## 第 一 部

|       |                    |     |
|-------|--------------------|-----|
| 第 一 章 | 从军伊始.....          | 7   |
| 第 二 章 | 前往摩洛哥.....         | 29  |
|       | ——突击登陆 我的战斗洗礼      |     |
| 第 三 章 | 葡萄牙.....           | 66  |
|       | ——亚速尔群岛基地问题        |     |
| 第 四 章 | 巴西.....            | 76  |
|       | ——为大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     |
| 第 五 章 | 与克拉克将军在一起.....     | 96  |
|       | ——在意大利担任第五集团军司令的副官 |     |
| 第 六 章 | 巴西远征部队.....        | 123 |
|       | ——同他们一起战斗          |     |
| 第 七 章 | 随杜鲁门总统赴里约热内卢.....  | 150 |
|       | ——对一位巨人最初的印象       |     |
| 第 八 章 | 与马歇尔将军在波哥大.....    | 161 |
|       | ——革命与流血            |     |
| 第 九 章 | 马歇尔计划与哈里曼.....     | 182 |
|       | ——致力于欧洲的复兴         |     |
| 第 十 章 | 陪同哈里曼会见麦克阿瑟.....   | 203 |
|       | ——朝鲜战争最阴暗的时期       |     |

|      |                                 |     |
|------|---------------------------------|-----|
| 第十一章 | 随杜鲁门总统到威克岛·····                 | 215 |
|      |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会晤                   |     |
| 第十二章 | 跟随艾森豪威尔将军到北约·····               | 224 |
|      | ——十字军骑士再次唤起人们的希望                |     |
| 第十三章 | 摩萨台与哈里曼的故事·····                 | 256 |
|      | ——未能解决石油问题                      |     |
| 第十四章 | 同铁托和哈里曼在一起·····                 | 281 |
|      | ——一位奇怪的独裁者                      |     |
| 第十五章 | 跟随艾森豪威尔总统出访·····                | 294 |
|      | ——日内瓦、百慕大、巴拿马、白硫泉首脑会议；<br>为和平奔走 |     |

## 第 二 部

|       |                   |     |
|-------|-------------------|-----|
| 第十六章  | 跟随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南美····· | 333 |
|       | ——利马与加拉加斯暴民闹事     |     |
| 第十七章  | U—2 飞机会议 ·····    | 361 |
|       | ——赫鲁晓夫暴跳如雷        |     |
| 第十八章  | 到罗马担任武官·····      | 373 |
|       | ——终于独立工作          |     |
| 第十九章  | 陪同肯尼迪访问巴黎·····    | 394 |
|       | ——未能成行的原因         |     |
| 第二十章  | 再到巴西·····         | 398 |
|       | ——报告即将来临的革命       |     |
| 第二十一章 | 到越南去·····         | 434 |
|       | ——提高声望            |     |

|       |                      |     |
|-------|----------------------|-----|
| 第二十二章 | 赴巴黎当武官.....          | 485 |
|       | ——修补美法关系             |     |
| 第二十三章 | 戴高乐 1942 — 69 年..... | 515 |
|       | ——一代伟人剪影             |     |
| 第二十四章 | 与北越秘密谈判.....         | 539 |
|       | ——“干掉阮文绍!”           |     |
| 第二十五章 | 与中共秘密谈判.....         | 557 |
|       | ——二十五年续旧交            |     |
| 第二十六章 | 佛朗哥将军.....           | 585 |
|       | ——与佛朗哥谈后事            |     |
| 第二十七章 | 陪尼克松总统出访.....        | 592 |
|       | ——对越政策获支持            |     |
| 第二十八章 | 深夜替基辛格解围.....        | 611 |
|       | ——“告诉他们说,这事涉及一个女人。”  |     |
| 第二十九章 | 水门事件.....            | 619 |
|       | ——美国历史上的一出悲剧         |     |
| 第三十章  | 回顾与展望.....           | 647 |
|       | ——思绪万端忆当年            |     |





我谨在此向曾经帮助准备此书的几位人士致以谢忱。

给我当过九年助手的南希·乌莱特，通过对事件（有些是她的亲身经历）的回忆，给我提出过极其宝贵的意见。除了提出很有见地的看法外，她还为我整理过档案和笔记，这就大大便利了本书的撰写。对她，我感激不尽。

李·E·马蒂尼海军上尉是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教授英语和历史，他曾根据手稿，对本书的体裁、风格和内容，提出极其宝贵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意见。他帮助我填平了两代人之间的鸿沟，便于他那一代的青年读者阅读本书。对他，我不胜感激。

我的两位兄长弗雷德·沃尔特斯和文森特·沃尔特斯，两位嫂嫂弗吉尼亚和谢里，我的姐姐劳琳·马西尼等，也对手稿提出过有益的意见，还常帮我回忆一些逸闻轶事。那些事，是我过去告诉他们的，但后来已经忘却。这次多亏他们旧事重提，才得以写进本书。他们给予的鼓励和帮助，我深为感激。我还要感谢沙伦·兰农太太，手稿有很大一部份是她打字的。



# 部 一 第

## 第一章 从军伊始

在1970年6月19日温暖的夏日之晨，我来到巴黎市郊纳伊区的中共大使馆官邸门前。我是美国驻法国武官。在二十五年多时间里，中共和美国人处在相互敌对，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气氛中。相互极少接触，偶而有之，也是通过第三方。我的衣袋里揣着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一封信。我奉命在这天早晨转递此函。我联想到中共不久前给我吃了一次闭门羹，估计这一次还会遇到困难。

多年来，在外交聚会和正式场合，美国人和中国人故意互不理睬，甚至从来不打招呼。我每次参加武官到外地的旅行时，遇有中国武官同行，双方都小心翼翼避免接触，进餐时极力相隔老远就座。中美两国之间发生过多严重事件。他们曾击落我国的飞机，而且向我们提出过无数次的“严重警告”。他们监禁几名美国人达二十余年之久。我从未料到，竟有一天我要积极参预争取释放这些美国人的活动。在一场激烈而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中共积极支持我们的敌人北越。

几个月前，我奉召返美，在白宫晋见尼克松总统。他指示我设法与在巴黎的中共人士接触，但不得向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或国防部的任何人透露。我曾寻找机会，要在中共武官方

文独自一人的场合找到他，以便与他交谈而又不引起他人注意。但是，此事却费了许多周折。这样的接触，必须极其谨慎从事。我终于在波兰大使馆院内看到方文单独一人在那里，我想把手中的信函交给他。我上前与他攀谈时所引起的他那种惊愕神情，简直令人忍俊不禁。但是，惊愕倏即化为警觉。他立刻跳上自己的小汽车，开走了。

现在，我突然接到具体指示，要我在6月19日晨去传递我携带的这封信。我猜想：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亨利·基辛格已接触过他们，而我并不知情；或许这一次他们愿意接受我传递的信函。我站在中国驻法大使的官邸门前，刚要推门而入时，心里蓦然产生一个想法：我是美国陆军少将，居然来到这里，站在中共驻法大使的官邸门前。他倒也是一位将军，但他是红色中国的人民解放军将官。

我从约莫一英里之外自己的住所徒步走来。我看一下手表，时间是八点二十分。十分钟后，中国大使将乘车从住所的大门出来，前往他在巴黎市中心乔治五世大街的使馆办公室上班。我推开大使官邸的院门，立即看见面前站着一位身穿毛式上衣、戴一副深度眼镜的中国青年。他看见我时，似乎并不感到意外。我以缓慢的语调用法语对他说：“我是美国武官，我带来敝国总统致贵国政府的一封信。”一时之间，我以为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意味着我向他们传递信息的努力将再次遭到拒绝。可是就在这时，他伸出手来，同我握了一下。他手往楼门方向一摆，请我进去。我们两人并肩走在院内的路上，我能感到脚下碎石沙沙作响。我真不知几分钟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当我与这位年轻的中国人并肩走着的时候，我却

回想起那些导致我此时此地执行这一使命的环境和事件。他们在四分之一世纪里一向视我们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我还是一名美国军官，竟然带来要同这样的一些人举行会谈的建议。

我1917年生于纽约，在欧洲住过十年（从六岁到十六岁）。父母送我进了法国和英国的天主教教会学校，我学会了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很熟练。我十几岁时，返回美国；不久，我的父亲经商遭到严重挫折，我不得不辍学而就业。

我的父亲一心要自己的几个儿子中有一个人到他一度担任过经理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我的几个哥哥却都另有打算；于是，父亲一力催促我去。我开始在“伦敦保证与事故保险公司”当办公室听差。不久，我由于通晓几门外语，升为索偿调停与调查员。我与之打交道的求偿人，是讲我通晓的语言并住在纽约方圆百里以内的人。这就要经常开小汽车外出。这差使固然很有味道，还能使我的外语保持熟练，但我总觉得，这并非是我要选择的终身职业。可是，要说我当时心目中理想的工作究竟是什么，那连我自己也拿不准。

1939年9月3日早晨，我从广播里听到了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疲倦的、几乎是唉声叹气的声音。他说：“从未得到德国政府任何这样的保证，因此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目前，英国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从那时起，我就毫不怀疑，美国迟早要参战。我们不能逃避历史，不论我国的孤立主义者如何竭力回避现实。我对父亲（昔日的英国人）说：“爸爸，您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肯定说，您不会叫我继续留在这家保险公司工作吧？”“是呀，”他以缓慢的语调说。“我明白将会发

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去参加陆军。”我常说，阿道夫·希特勒一生中至少干过一件好事，尽管他完全不是出于自愿，而且自己也不知道。那就是，他使我得以在获得父亲赞同的情况下脱离了那家保险公司。

1941年5月2日，我与一大批也来参加陆军的青年人前来纽约的弗拉欣军械库报到。有很多人接待我们，进行体格检查，注射多种疾病的预防针，发放服装，并介绍有关性病和其它不那么令人厌恶的知识。接待过程中，有个军士长发现我通晓几门外语的情况，十分重视。他去找一名少校军官，在那个时期，少校地位算很高了，或者说我觉得是这样。少校走过来，问了我很多问题，了解我在欧洲的生活和通晓几门外语的情况。当时，正是武装部队大量吸收人参军的时期，从军的人有些授予很高的军阶。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努森先生当了陆军运输兵中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戴维·萨尔诺夫被授予通信兵准将军衔。我估计，陆军或许会给我安排个中校情报官之类的职务。不过考虑到我国不久即将参战，人人都要作出一些牺牲。所以，我下了决心，即使他们授予我少校军衔，我也愿意俯就。

接待我们的，还有一位精神病专家。轮到我时，他问我，是不是有非常忧虑的事。我回答说，不错，是有。他一听，劲头就上来了。他流露出兴奋的神情，问我愁的是什么。我对他说：人们曾几次为我钱行，又赠送了礼品，要是落选，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脸回去见人。他微微一笑，似乎放心了，觉得我不过只有这一点思想负担而已。接着，他又问了有关我性生活经历的纯属私生活的问题。我有些难为情地告诉他说，我从

来没有和女人睡过觉。“嗯，”他说，“是个正派人哩。”他随即眉头一皱，问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莫非是我不喜欢女人。我很肯定地对他说：我喜欢，可是我确实没有和女人睡过觉。他又问，什么妨碍我这样做。我答道：如果要我分析一下，我可以这样说，百分之六十五的原因是天主教的清规戒律，百分之三十的原因是只有机会接触那些不足以使我动情倾心的姑娘，而百分之五的原因是无缘结识令我销魂的女郎。他松了一口气，微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满可以。你能参军。祝你好运。”

我放心了，继续站队。这时，我发现有很多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青年，正在细看一份表格，在考核过程中我们每人都领到了一份。他们正在找自己的MOS（军事勤务专业，表示在陆军担任的职务的代号）。我在自己这份表格中找到这一栏，号码是0506。我想，是时候了，该发挥一下那种估计不久就会要求我施展的指挥才能。我转脸对一个青年说：“去查一下，0506代表什么。”我的话可真管用。他差一点要给我敬礼。他走出去，很快就回来告诉我说：“0506代表卡车司机。”我笑道：“有人搞错了。”我会几门外语，而且旅居欧洲多年，他们肯定不会派我当卡车司机。不料，他们真是这样分配的。

后来，他们派汽车把我们送到长岛的厄普顿兵营。在这里，我们受进一步的考核，领到了用品和服装。很不巧，他们没有我穿着十分合身的橄榄色陆军制服。我只领到一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蓝色工作服和一顶软瘪的蓝帽。在这座兵营里，我们学习军人礼节、行进、敬礼和个人卫生等基本知识。我们还学习卫兵守则，熟悉陆军军事生活的惯例和传统。

我来到厄普顿兵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我的父母、哥哥和姐姐都来看望我。看到我身穿这套蓝色工作服，他们非常惊讶，因为它很像囚服。我自己也很惊奇。后来，我总算领到了橄榄色陆军制服。穿上后，我对着镜子打量一番。看到自己的军人仪表，我十分得意。在这座兵营里，又给我们注射疫苗。我们这一代美国人，最讨厌打针注射。这次注射疫苗，竟有一两个士兵晕过去了。我们走出诊疗所时，就对正在进来的士兵们说：“尝尝这里给你们打针的滋味吧！”

在这座兵营里，我初次尝到了陆军所谓打扫营区的味道。按规定，执行这种勤务时，我要拾拣别人乱丢的香烟屁股。我特别气愤。我不吸烟，这种差使太不公平了。可是，我枉自愤慨一番，到头来还是要到处拾拣别人丢下的香烟屁股。

在厄普顿兵营住了三天后，我们上了一列火车，听说是到一个部队去，在那里正式分配工作。我分配在第一八七野战炮兵团。该团驻在佛蒙特州伯林顿附近的伊桑艾伦堡。这次乘车时间很长。我给家中写了一封信，介绍一下陆军给我的印象。我的母亲保存了这封信，我珍藏至今。联想日后的际遇而一读此信，饶有兴味。

将近夜间，我们到达伊桑艾伦堡。我们在一个叫做“埃塞克斯联轨站”的地方最近的火车站下车。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第一八七野战炮兵团的军乐队和团长威廉·格林上校来迎接我们了。团长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然后，我们沿着大路，在军乐声中列队走向兵营。这里的营房是新建的。营区北部是旧营区，那里有规模很大的练兵场。

第一八七野战炮兵团，过去是纽约州国民警卫队的一支



部队，这时已召服现役。隶属国民警卫队时期，它是第十四步兵团；编入现役后，为野战炮兵团。过了不久，我们被分别编进该团的各个单位。我分配到该团二营营部炮连。我们的装备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制造的 155 毫米火炮。我所在的炮连，连长是格雷弗上尉，我们的排长是布伦南少尉，我们的上士是多米尼克·沃尔普（时年二十三岁）。早在这个连属于国民警卫队建制时期，他们就都已经来到这里服役。我们学习火炮、步枪和卡车方面的知识，很快习惯了连队生活。在学习使用这些武器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学习拼刺刀。这实在令人胆寒。要求我们刺刀对准敌人的咽喉，“如果他跌倒了，就用枪托砸他的腹股沟。”这就使我们生动具体地明白了什么是战争。陆军了解我参军前在地方工作时经常开小汽车，所以在基本训练结束后，分配我驾驶一辆两吨半卡车（挂一辆四分之一吨拖车）。驾驶这辆带拖车的卡车很不轻松，我还要干大量的汽车保养工作。我学会了更换立轴和衬套；学会了安装轴承。说来奇怪，我倒是挺喜欢这个工作。

在这个连队，我是个很特殊的人，因为我不是来自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其他人几乎全是那里的人。过了不久，我便和连队里的几个人成了知心朋友。他们是：来自纽约昆斯区的吉姆·克拉克和萨尔·博多；来自布鲁克林区的西德尼·雷斯尼克，克努特·弗里斯和吉姆·阿巴蒂奇奥。我们几个人在伊桑艾伦堡和外出参加对抗演习期间，一向亲密无间。克拉克、雷斯尼克、弗里斯和我，日后当了军官。杰维斯，是我们的另一个好朋友的名字。他当时三十二、三岁。我和其他的人都一直奇怪，这样的“老头儿”怎么也来投军了。我除了担任